

西方新闻理论认为,由各种民间组织、新闻媒体等构成的社会权力是制约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新闻媒体,号称无冕之王。即便媒体失声或说错了,国家权力也要保持克制态度,这样才能维持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平衡,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所以,西方的官员经常被媒体羞辱,明知媒体所言不实,但也要忍气吞声,不敢公开发作。

李光耀拒绝接受西方政府与媒体关系的这种理念。他认为,那种新闻自由其实是报社的业主为谋求个人和阶级利益而鼓吹的自由。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报刊上的一条报道和一张照片都会引发一场社会暴乱。因此,新闻自由必须服从新加坡的首要需求,必须服从民选政府的首要职责。为此,新加坡成立了报业控股集团公司,通过立法,禁止任何人持有报业集团公司超过3%的普通股权,还设立了一种称为管理股的特别股票,政府有权决定哪些股东能够获得管理股。经过考量,政府把这些管理股分给了新加坡本地的四大银行。由银行的商业利益决定,它们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增长。报业控股集团的董事人选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公司下属各报的总编由董事会任命,但最后也要经政府批准。李光耀说,“西方制度容许富裕的报业巨子决定民众每天阅读些什么,我却不吃那一套。”

新加坡有反对党,但要办报就很不容易。原因有四:一是没人印,新加坡政府把全国印报的工厂合成一个,技术是国内最先进的,别人要办报就很难印出来。二是卖不掉,新加坡的报纸是通过报贩卖报和送报的,报业集团的报纸发行量很大,新办的报纸发行量开始时难免很小。报业集团通知报贩,谁若卖新办的报纸,就不让你卖我的报纸。报贩们都不愿意丢掉老生意,新报纸就没法卖。三是难以拉到广告。新加坡报价比报纸还低,报社完全靠刊登广告赚钱。谁办新报纸一定要大亏本。四是政府监管严。报纸今天登的内容有一条不符合法律规定,就被通知停刊两天;再有一条,则停刊三天。这样一来,报纸承接的广告就要作废,就得赔钱。

外国报纸要想进入新加坡,需要经过新加坡政府审查批准,发行量也需受一定的限制。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拥有的英文报刊在新加坡形成一股抨击新加坡政府的重要势力。李光耀的态度是,批评新加坡政府可以,但批评之后必须登载新加坡政府的答复信,“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拒登,那新加

坡就要依照自己的法律,减少它在新加坡的销量。

第一份拒登新加坡政府答复信的是美国《时代》周刊。它在1986年10月发表一篇文章,攻击新加坡政府迫害一名反对党议员。李光耀的新闻秘书随即致函《时代》周刊,要求它更正三处不合乎事实的地方,遭到对方的拒绝。新闻秘书要求对方把答复信原文照登,又遭拒绝。于是新加坡政府把它的销量从18000本减少到9000本,最后限制在2000本。《时代》憋不住了,把答复信原原本本地登了出来,新加坡政府便取消了限制令。

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1986年12月针对新加坡建议设立股票交易所自动报价股市一事,发表了不确的报道,指责新加坡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把不中用的国企转嫁给人民。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去信驳斥,该报不但拒绝刊登,还回函声称报道公正无误。金融管理局再次去信,指出该报的复信增添了更多的错误,要求对方指明所谓不中用的国企到底是哪一家,并强烈要求刊登双方的往来信件,结果再度被拒绝。新加坡政府于是在1987年2月开始限制该报发行量,从5000份减少到400份,同时在新加坡本国报纸上公开了它和金融管理局之间的书信。

这两件事发生后,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对《时代》周刊和《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发行量受到限制表示遗憾。新加坡外交部随即表示这是对新加坡内政的严重干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声称美国政府在两起事件中不愿偏袒任何一方。新加坡询问美国国务院是否会同样基于公正原则,对《亚洲华尔街日报》拒绝发表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来往书信表示遗憾。美国国务院重申它谁也不袒护,并解释“新闻自由原则”的含义就是“新闻界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登或不登某条新闻,并不承担任何责任”。新加坡外交部指出,新加坡没有义务遵循美国的新闻法令。外国报刊本来无权在新加坡销售或发行,是新加坡给予了他们这种权利,他们理应遵守新加坡的法律,刊登政府的答复信。美国国务院对此没有再作反应。

执政党的新闻理念判然有别于革命党的新闻理念,危急时期的新闻理念泾渭有别于和平时期的新闻理念。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公共秩序与言论自由,既要有一定的张力,又要有一定的合力。没有张力,两者都可能趋于腐败;没有合力,社会就可能动荡不已。如何配置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大概只能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了。

清晨的荷,经过夜露的沐浴,水灵灵的,清香四溢,晶亮闪光,宛如贵妃出浴,楚楚动人。蜻蜓立在花蕊上,露珠在荷叶上跳跃着,青蛙欢快地在叶下漫游。淡淡的雾气时隐时现,朦朦胧胧,好一幅荷花仙境图。

夏荷之韵

包建国

雨中的荷,绿波翻腾,红裳飞衣,雨击声声,碧碗轻摇,银珠戏跳,发出玉珠落盘的脆音。那荷花苗条娇美的身姿,真像柔情

似水的少女,挺着充满青春活力的胸脯,伫立在风雨中,展开又甜又媚的笑容,倒别有一番“一雨池塘水面中,淡磨明镜照檐楹”。

东风忽起垂杨舞,更作荷心万点声”的意境。

月下的荷,在皎洁的月光清辉的抚摸下,荷叶和花儿融合成一个轮廓,花瓣如蝉翼薄薄的,仿佛是梦的翅膀。花蕊含羞地闭上了眼睛,聆听着天籁之音。微风轻轻拂过,圆圆的荷叶在湖里激起一圈圈涟漪,似一朵朵翠绿的花跳跃着,“清影娇荷倚舞月华”。月光如水,荷的风姿是梦的天使。

赏荷是一种意境,唱荷也是一种意境,写荷更是一种意境。挥毫泼墨,酣畅淋漓。纸上的荷渐渐地醒了过来,便有了轻轻摇曳……

真是看不懂,一看吓一跳——这些天来,为了筹备《新闻透视》2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我和同事们把《新闻透视》的家底儿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大家都看傻了:《新闻透视》做过那么多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片子,几乎所有时任市领导都对其有过批示,得到的奖项和荣誉更是不计其数: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中国新闻名专栏、上海市优秀媒体品牌、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这样的阵势,不要说刚毕业的同志弟、同志妹,就连我这个做过十年东视记者的人也不免心虚:一个栏目,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我等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后辈,该怎样做才能配得上这响当当的四个字?

记得去年春节前,我的嘴里从舌尖到舌根生了整整九个大泡,只因为冥思苦想一个个春节选题:不是领导不满意,就是自

己看不上。由于我常常家里外地絮叨,有一次过延安东路隧道时,看到几辆车连环相撞,刚上一年级的儿子脱口而出:“快给《新闻透视》主持人陶淳打电话,可以拍新闻!”每天傍晚6时到7时,我就心跳加速,面红耳赤,不要误会,本人没有生病,而是审片的时间到了。也不知道领导的眼睛为啥那么尖,小到标点符号、错别字,大到节目导向、记者观点,任何一个纰漏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运气好的话是一顿语重心长的批评,运气不好的话,后果不堪想象!对此,领导们的回答很有些千篇一律:

《新闻透视》——不一样!

曾有一次我们的节目抢了当天的新闻,因为时间紧迫,忙中出错,节目播出时,前十秒钟只有画

面没有声音,这对于一向严谨的《新闻透视》来说,可是重大差错。值班领导、我、当事记者,当即被扣除一笔数目不菲的奖金,看着那一张职业生涯中从未有过的醒目黑色罚单,我很难过,但心里深

善待品牌 善待美好

谭一丁

这个道理,不只我清楚,年轻的记者都懂得,他们小心翼翼地守着《新闻透视》这块牌子,让这代表着美好与正义的品牌好好延续;为了采访到打假医生陈晓兰,戴聿文从中午一直等到半夜11时,也许是被记者的职业精神所感动,陈晓兰的话语格外动情,并引起市领导的关注;顾怡政独家得到上海一家著名食品企业用过期产品生产蜂蜜的消息,千方百计赶去采访,结果

今年是《三毛流浪记》诞生60周年,“三毛”72岁,也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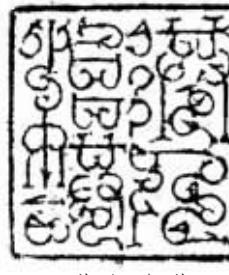
由于多种原因,后人对张乐平漫画缺乏完整了解。如最早的“三毛”诞生于何时?早期的“三毛”究竟有多少,抗战时期张乐平有哪些漫画作品等,散见在建国前多种报刊上的漫画,只有以披沙淘金的功夫去寻觅才能有所发现。因此,以富藏中国近现代报刊著称的上海图书馆成为张乐平家属和研究者关注的目标。从1991年起,张乐平之子张慰军来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开始了艰苦的查找。到1992年夏天,在毛天虹、张伟帮助下,欣喜地发现了数十幅早期“三毛”。张乐平逝世后的十余年间,张乐平的儿子张融融、张慰军等人投入大量精力对张乐平漫画进行编辑整理,出版了一系列新版本和衍生作品,同时组织人力在上海图书馆继续寻找。发掘早期“三毛”也牵动了一些热心人,如作家丁昭阳陆续发现了十余幅“三毛”,也提供了张氏资料。1998年之后,张融融和上海三毛形象发展有限公司的汪英、祁国生坚守在上海图书馆的近代文献阅览室,几乎查遍馆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报刊,从中又找出了一百余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张乐平漫画创作的认识。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又一次改写了“三毛”的生日和诞生地。以往人们所知的“三毛”诞生地有几种说法,一说是发表于1935年11月23日《小晨报》上的“三毛”。另一说是刊在早于该报的《独立漫画》上,但上海图书馆所藏1935年7月28日的《晨报》副刊《图画晨报》上出现了更早的“三毛”。

上海图书馆丰富的馆藏不仅丰满了“三毛”的身躯,同时也重现了张乐平先生的艺术创作生涯,弥补了一批缺失的资料。如他在30年代的漫画创作状况,后人知之甚少,通过史料发掘,成立于1937年8月的救亡漫画宣传队逐步完整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一部《三毛之父“从军”记》使这段难忘的历史得到了再现。张乐平的抗战漫画百分之九十得益于上海图书馆的帮助而重见天日。《三毛流浪记》原连载于1947年6月15日至1949年4月4日的上海《大公报》上,曾结集出版。由于种种原因,此书被多次删改。198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三毛流浪记全集》出版时仍是残缺本。张氏兄弟在上海图书馆完整地复印了《大公报》上连载的《三毛流浪记》,加上《大公报》未刊稿,在2000年出版了足本《三毛流浪记全集》,共收录261幅作品。

在纪念《三毛流浪记》创作50周年时,张乐平家属将“三毛”形象使用权授予了上海图书馆,“三毛”漫画传人、张乐平之子张苏军手绘了50幅三毛赠给了图书馆读者,而上海图书馆图书文化博览厅也在“三毛”诞生70周年之际,策划出版了《三毛之父张乐平(限定期)》珍藏本70部。最近,鉴于上海图书馆对“三毛”的帮助,张乐平先生的家属将《三毛流浪记全集》和《三毛从军记全集》的彩图英汉双语版这一走向世界的最新版本和《三毛之父“从军”记》授予上海图书馆所属的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使最年轻的“三毛”与最早的“三毛”在上海图书馆历史性地会面了。



梦回螺城 (现代书法) 江显辉



港人治港
张屏山篆刻



春节前几天在新界一个山坡上,看到一棵老树又高又壮,细雨中浓浓的绿叶闪着片片的油光,我想起小时候在南洋常见的沉香也那样好看。香港渔民自然护理署的资料说,香港的沉香叫土沉香,又叫牙香树,也属瑞香科。当年教我国文的钟老师最喜欢沉香。他抗战时期跟中国人入缅远征军赴缅甸,军中一位排长是学植物学的,教他认识了热带许多香木香料。老师家里种了不少盆栽,檀香松香藿香丁香都有,还有一架子的香木标本,标签上全是我发不出音的学名。

这几天读扬之水新著《古诗文名物新证》一二两册,她写篆香、写宋人沉香、写诸香浅识、写龙涎香品我读来都很亲切,隐约闻到旧时南洋丛林中那股泥香花香和木香,顿时心远梦远,时空交错,连老师书房里丁香浓烈的辣味也几乎闻到了。扬之水说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里的《志香》一篇是品鉴沉香最精妙之作,那本书我年少读过,半懂半猜,远比不上他的田园诗迷人。老师家里供奉的那尊沉香木雕佛像倒是又朴拙又静美,说是明代的,一丝幽幽香韵我至今难忘。

偏爱沉香,我偏爱的也许只是南洋岁月的余温。箧中旧藏的那串伽南佛珠手串听说是稀世的珍珠,扬之水书里说南宋文献提过,叫伽南香。台湾刘良佑写的《灵台沉香》说他曾经亲走越南访求棋楠香,之水说棋楠香就是伽南香,极品那时每千克约值七万美元。我这十八颗香珠便宜多了:卖者半信,买者半疑,与箧中那串沉香手串细细辨别,木纹似乎绵密了,香气似乎婉约了,私心赶紧判定是伽南。我这回在扬之水书里又看到这种花树:她悄悄从越南摘来还给了《醒世恒言》里那个卖油郎!

我向来偏见,总觉得材料那么丰富,这部书能写得再轻松些再散文些一定加倍好看。写学术流水账不难;写带着学术视野的古代清风明月才难,我的朋友扬之水做得到。朱家溍的《故宫退食录》出版之后他对我说:“有些题目原可以写得再琐碎一点,再生活一点。”我猜朱先生那意思是再多穿插一点情节与细节:古人事迹的情节与细节;作者迷古的情节与细节。

一到那里,即遭人围攻,差点不能脱身;方婷家有不满周岁的女儿,可是碰到重要采访,她什么都舍得下;为了披露一个假药的幕后真相,英俊小生唐骏曾经跟着一个满身臭气的采访对象在一起待了整整三天,还要请他一日三餐;文静的陈慧莹只因报道了一个在电梯里辱骂邻居的人,不得不忍受此人在网上长达数日的恶毒谩骂;夏进虽然刚刚加盟,但他咄咄逼人的采访风格,对于被曝光者来说,还是很有杀伤力……在这样的氛围下,主持人陶淳也亲自出马,他关于上海假酒市场的报道,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反馈,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有一次外出采访,竟有小区居民打出横幅夹道欢迎他……

明起刊
十日谈
载一组《烽火记忆》,敬
回眸《新闻透视》,敬请留意。